

在新城  
与老城之间

□李晓

一座城，老城与新城缠绵相拥。繁华新城，宛如灯火里的丝绸衣裳，古朴老城，恰似烛光中老祖母编织的棉布衣衫。两件衣裳披挂在城市身上，肉眼可见，那是一座城市清晰可见的年轮。

我在一座城的老城与新城之间穿行，有时空切换之中的梦幻。老城有斑驳老墙、雕花木窗、青苔老巷、铜钱古画、灰瓦青砖、线装书、缝纫机，当然还有憨憨的歪脖子树，在云天之下的婆娑光影里，柔柔摇曳着一座城的岁月流光。

在一座城中，我在老城里有栖息千年的几个老友。比如写古体诗词的柳先生就住在老城一条巷子里，他竹清松瘦，大多时候身着旧式对襟布衣，穿布鞋，远远望去，仿佛从旧时光的隧道里走来。有一年除夕，我去老巷子里见柳先生，他正在炉子上炖海带鸭汤，砂锅里咕噜咕噜响着。我起身要走，柳先生说，你就陪我吃年夜饭吧。柳先生家里就他一个人，妻子随女儿女婿到海南度假去了。柳先生执意不去外地过春节，对我说，我要守着我的老城过春节啊。我陪柳先生吃了他做的年夜饭，一钵海带鸭汤，一碗腊猪头肉，一盘凉拌三丝，一碟泡菜。柳先生家有一个土陶泡菜坛子，发出古铜色的光芒，看花了眼，恍然以为是出土文物。吃罢年夜饭，那年城市还没禁止燃放炮火，我陪他走上老屋楼顶放烟花，我拿着烟花，柳先生擦燃火柴点燃，竟像是一万多年前，先民举着火把围石而坐，一边观察天象，一边以石器凿磨，凿磨的声音仍在风里。

□清音

春秋，翁牛特大地已现早冬气象，我们沿着旅游公路往科尔沁沙地深处走，天高地阔，越走越旷远。

翁牛特旗东部之行，首站是白庙子山岩画群。白庙子山位于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西南约10公里处，北距西拉木伦河约14公里。

到了白庙子山，竟看不到清晰的山体轮廓，这让我诧异，这样的地形地貌能找到岩画吗？毕竟我之前见过的岩画，不是在高山上，就是在悬崖之上。

然而，我转念一想便懂了，许是我们一路在沙地辗转，眼里心里早已被连绵起伏的沙丘占满。同行的老师告诉我，我们心心念念的岩画，正藏在道路右侧深处那些裸露的岩石之上。

把车停在路边，踩着沙窝子往南徒步，直到走进那片或聚或散的石头群落，看到那幅“大眼睛”人面岩画时，我才确信，这里真的有岩画。

在一户牧民家前方不足百米处，一块文物保护碑前，我看到了那块巨石，它正是白庙子山岩画的中心。这块被视作岩画群“心脏”的巨石，形似卧在荒原上的巨薯，赭青色的石面上，一双“大眼睛”格外醒目。该岩画是内外嵌套的同心圆，外圈打磨得非常宽阔且光滑，内圈嵌着小小的凹点，像凝住的星光。考古学者说这是远古时期“太阳人面像”，是先民对太阳最虔诚的拟人化描摹。

在辽西平原与科尔沁沙地的纵深腹地，一块块砂岩或卧或立，古老的岩画点缀其中，这便是新石器时期红山先民凿刻信仰的石质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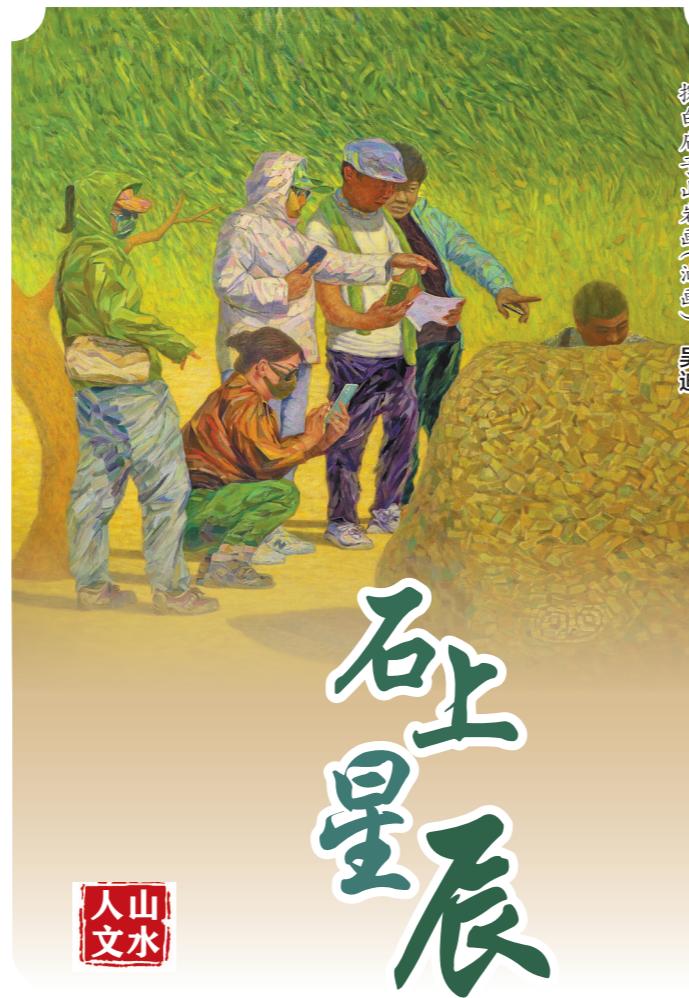
来白庙子山之前，我简单做了些功课。其中有一个传说印象深刻：相伴，远古时期这里是一片极寒之地，万物都失去了生机。一日深夜，部落首领得一神谕，说要在天落之石上刻下天象，引星辰之力唤醒大地。于是族人举着石器，凿了又磨，磨了又凿，终于在巨石上刻出了圆睁双目的太阳人面像，又循着星空凿出若干个凹穴，对应北斗。果然，没过多久，太阳普照，雨水落下，植物萌芽，四季开始轮回。这里也成了人类宜居之地。

传说听来玄幻，可当指尖真真切切触碰到巨石上的刻痕时，便觉出几分真切来。我忽然想起此前见过的阴山岩画。在阴山的峭壁上，太阳神是另一番模样：圆脸阔额，圆穴状的五官透着威严，周身环绕着放射状线条，像正午的太阳骤然炸开，光芒万丈。

而白庙子山岩画却不一样。仔细看巨石朝天的一面，太阳人面像的上方，19个圆形凹穴错落排布，北部7个凹穴恰成一柄勺子的模样，同行的老师说：“你看，19颗星星的排列，和万年前的北斗星象分毫不差。”

风从耳畔穿过，发出细碎的鸣响，恍惚间，竟像是一万多年前，先民举着火把围石而坐，一边观察天象，一边以石器凿磨，凿磨的声音仍在风里。

洪荒初辟，岁月尚在鸿蒙之初，红山先



悉，早有渊源。几年前，偶然与吴甲才老师相遇。那时他正潜心于赤峰岩画的研究，尤其是以翁牛特旗岩画为重心。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不经意间，那些关于石刻与岁月的故事，早为我和这片土地系上了红线。

记得当时吴老师说起岩画滔滔不绝。经他介绍，我知道了白庙子山岩画是用古朴的磨刻法磨成的，距今约7000年至1万年。先民们以尖硬的石器、玛瑙为工具，于岩石之上分段施力、反复碾磨，而非一蹴而就地雕刻，而是在耐心地打磨中让图像逐渐成形。其工艺特点：先将线条从浅痕碾磨成深沟，再从细窄的线条延展至宽绰的纹理。然后，从散点汇聚成凹穴，最终呈现出流畅

光滑的表面、圆润自然的过渡，以及触之可感的凹凸质感。

也正是因这般耗时费力的磨制，岩画才呈现了“硕大”的特质，不仅图像尺幅可观，勾勒其间的线条亦格外宽阔、深厚，所以才在粗粝的石面上留下了清晰而有力的印记。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方被称作“巨薯石”的核心岩画，成为诠释这一工艺与风格的典型范本。

要凿刻下这般数量与规模的岩画，需耗费漫长时光与心力。由此不难推断，彼时这片土地必是宜居之所，大概率有史前部落在此扎根定居。当部落于沃土之上安定下来，便日渐发展壮大。随着族群规模的扩大，社会结构也随之愈发复杂。此时，便需借助集体性的群体活动，凝聚部落成员的向心力，以此来维系族群的团结与稳定。

在翁牛特旗的几处岩画中，特别是大黑山与毛瑙海山的岩画，还留存在着先民生活场景的描绘，也镌刻着他们对自然的懵懂认知。先民凿刻这些图像时，本就是出于宗教祭祀的虔诚初心，但无论这份记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都在客观上赋予了岩画鲜活的叙事功能，让现在的我们得以窥见彼时的生活图景。特别是动物题材的岩画，藏着先民对生灵与自然的观察

与守护。

与思索。而人与动物共生的画面，则告诉我们红山先民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探寻。

研究者在翁牛特旗的岩画里还发现了不同于别处的特点，一是跨越时间长，二是重要的形象总带着一种执拗的重复。如白庙子山与小凤山岩画上频频现身的人面像，又如大黑山中反复镌刻的符号。这恰是平面构成中经典的重复手法，即以特定的基本形态为核心，遵循一定的规律反复呈现。从艺术层面而言，这股处理不仅是先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更能强化图像的视觉张力与精神内核。从而使其核心意象更加突出，主题愈发鲜明。

翁牛特旗乃至整个赤峰，本就是史前文明漫润的沃土。西辽河流域的风拂过兴隆洼遗址的半地穴房屋，掠过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神韵与勾云玉佩的纹路，最终在白庙子山的岩壁上镌刻下岁月的深深印迹。

岩画上的人面像，其风格更与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遥相呼应，为探寻红山文化的起源脉络、传承轨迹与文明交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物线索。而石上的北斗星图，更是国内罕见的早期天文观测遗存，为解码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先民制定历法的智慧，以及他们对浩瀚天体的认知，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站在风中，我沉迷于白庙子山岩画的这场邂逅。

我想，不是我遇见了岩画，而是一万年前的先民，借由石头上的刻痕与今日的我完成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对话。那是我们关于自然、关于信仰、关于文明的来处。而那些石上的星辰，无论是阴山峭壁上张扬的光，还是白庙子山岩石里灿烂的太阳和星星，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成为辽阔大地上厚重的印记，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长卷中璀璨的星辰。

“太阳也无非是一颗星辰而已，只有在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看着这些石上星辰，我忽然想起了这段话。夜空中闪亮的是夜的眼睛，它们窥视着大地沉睡；而太阳升起时带给万物以温暖，世界被重新点亮。这是宇宙星辰万变不离其宗的法则。我们迷人的祖先，早已洞察了这一切。

离开白庙子山时，不远处的牧民正赶着雪白的羊群去往辽阔的牧场。老牧人挥着鞭子，吆喝着羊群。从其高亢响亮的吆喝声中就能猜到，这是位经验丰富的牧羊人，他知道哪里有丛生的牧草，哪里可以找到甜美的水源。晚秋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也照在岩画、羊群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暖暖的。

再次注视这些沉默了千万年的岩画，石面上的星辰仍凝着古人类对自然最本真的敬畏与探索。人面像眼底满是对自然的敬畏，牧人挥着牧鞭同样也是对自然与内心的守护。

远古与现代，生存空间虽换了模样，可那套法则却从未改变过。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怀抱里，守着一份初心，守着一份克制，也守着一份长久的共生法则。这便是这些石上星辰，传递给我们的秘密吧。

## 敕勒川的风

□魏咏柏

记得那时 风从北山坡跑来  
撞翻我刚挤的奶桶  
银亮的奶珠跳上草尖  
像星星在白天走失了方向

阿妈说这风认得自家人  
她解开蓝头巾给我看  
裹角藏着的草籽  
是风嫁给草原的聘礼

清晨的风带着羊奶的香味  
推着云朵走过山脊  
黄昏时它沉默不语  
在蒙古包外叠着驼毛的厚度

最怕十二月那场白毛风  
卷着雪粒抽打窗棂  
马群在围栏里原地踏步  
像极了我不敢发出的哽咽

直到某天我跟着牧人转场  
看见风在沙蓬草根部  
编织着看不见的网  
才明白那些被吹散的事物  
都在地下悄悄连着根

如今我数着风里的年岁  
青丝变作白草  
而风依旧年轻  
它正在教新生的马驹  
辨认祖先走过的蹄印

当落日沉入勒勒车辙  
风突然变得很轻很轻  
它把整片草原  
折进我微微颤抖的衣襟

九曲归流河  
(外一首)

□朱连升

归流河，草原的女儿  
赋在母亲的怀里  
蜷成九曲不忍离去

北风掀起红盖头  
她宁愿，化作达达  
被轻轻捧起

远道而来的游子  
心甘情愿地披上它  
上演，塞北绝恋

归流河养育的牛羊  
挤出朵朵白云  
生生不息

## 这道岭，鬓角上那抹绿

雨踩着风的肩膀，登上  
兴安岭，为青松白桦梳妆

风挥动云，把天空擦蓝  
飞针走线的太阳，用光芒  
讲述一场雨  
对大地示爱的故事

这道岭，鬓角上那抹绿  
翠得闪亮，岭下杭盖  
垫高跪着的羊

万马奔腾，早已成为兴安岭  
主旋律，一场绿色的盛宴  
伴随旷古悠扬的长调  
在马头琴的琴弦上，开席

## 乌珠穆沁草原

□布日古德

乌珠穆沁草原  
是梦、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  
从春天经过夏天，一直向北到  
秋天

冬天，以一场大雪忽略，过多的  
省略号

都是我们慕名而来的勒勒车  
哎呀呀，碾碎一场白毛风

草原上的沙砾、沙棘  
都在一个圈内  
西乌、东乌都是贝子庙的孩子  
春天来了，一只只小羔羊  
站在额吉的肩膀上淘气

## 星诗空

□孙虎原

《诗经》中写道：“奄有下国，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周代“五谷”即指“黍稷麻粟豆”。“黍”即黍子，是我国最早驯化栽培的作物之一。

黍主要生长于华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在我的故乡清水河县，黍子始终占据当地粮食作物的重要位置，尤其适宜县境西部低海拔黏性土壤地栽培。

老农说，黍子是“薄眼皮”作物，它对茬情、耕作、锄搂等要求比较苛刻，一时侍弄不周便“秋后算账”。黍子喜热，最好种在向阳地块，底肥施细碎的羊粪。

黍耐旱，只要底墒好、出苗全，在拔节和抽穗等关键生长期下两三场透雨，收成基本搞定。这是千百年来它与黄土地结下的情缘。

黍子籽粒去壳后呈金黄色，称“黄米”，磨成的面叫“黄米面”或“糕面”。传统加工糕面的程序是先将黄米用温水浸泡淘洗干净后，上石碾“轧”或在碓臼里“捣”。这样面质富含水分，又不破坏生物活性，做出来的糕更加筋道、绵软、醇香。

蒸糕前，在糕面中多次少量加水，用双

手反复搓揉，  
称“擦糕面”。

然后将擦出来的  
块垒状撒到  
笼屉里大火急  
蒸。蒸熟的毛

毛糕倒进瓷盆里，手掌蘸上冷水摁压、揉杆、拍打，谓之“擦糕”。清水河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糕的营养价值丰富，含有对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淀粉、脂肪、维生素等。当地有“三十里莜面二十里糕，十里捞饭饿断腰”的说法，强调得就是糕的耐饥性。

糕有好几种吃法，最常见的是现蒸的素糕里裹着炖肉汤、烩菜汤。用筷子夹起软糯的糕团，在碗里滚来滚去，使糕的表面粘满汤汁肉糊，糕的香甜与肉的美味相得益彰，然后轻轻送入口中，稍加咀嚼便滑进肚子里，回味无穷。糕的品质从外观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越是金黄、细腻、光亮，其胶黏性越大。

现炸油糕，从形制上可分为单片糕、包馅糕。单片糕是把素糕揪成大小合适的剂子，捏成圆饼形状，寓意圆圆满满。包馅糕有红糖馅、豆沙馅、土豆泥韭菜馅、土豆泥地皮菜馅等，捏成元宝形状。炸糕是一道

## 黍糕飘香

重要工序，体  
现着主人的一  
片心意。倒半  
锅当地胡麻  
油，在炉火上  
加温到泡沫消  
失似有青烟的  
程度，用一双长竹筷夹起捏好的糕迅速放进油锅，伴着“滋啦啦”的声音，锅油顿时翻腾起来，糕的表面立马遍布不规则的泡泡。高温后的胡麻油分子扩散开来，透过门或窗户飘到院子里，飘到街上，诱惑着人们的味蕾。

在我童年

记忆里，碰到紧急情况，家里正好有一块剩糕，母亲有的是办法，锅里放少许水，放点荤油，切点葱花，捏点咸盐，把糕切块放进去加火煮软吃，叫“煮糕”；锅里倒点胡麻油，把糕切成片加火烫软吃，叫“炕糕”；把糕放在炒莜麦的灶膛柴火灰烬里烧软吃，叫“烧糕”。

在清水河县，有“无糕不成席”的说法。

河开二月，老农扛起犁头开始新一年的春耕，为讨个吉利，这天要吃糕，称“出牛

糕”；秋天，场上垛的庄稼像小山一样，村里的

人来帮忙，主家为了犒劳大伙儿要吃糕，称“打场糕”；经过长时间的备料、垒基础、拱土牛，碹窑洞，当天下要吃糕，称“合龙

糕”；主妇生下孩子，经过一个月的调养生息，身体基本恢复，婴儿也一天比一天出脱，特意为前来探望的七大姑八大姨准备的糕，称“满月糕”；恋人相处情投意合互许终身，双方父母为了向亲朋和周围人宣告要吃糕，称“订婚糕”……

吃糕的故乡，伴着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演绎出不少关于“糕软”“糕硬”的故事，说来也十分搞笑。乡干部到张家吃饭，张嫂在灶前搁好糕，转身到后地倒油准备炸糕的空档，家狗蹿进来叼一口糕便逃。张嫂扭头发现从糕盆至门外有一条“糕绳”颤悠悠。说时迟，那时快，她操起菜刀就着门槛把“糕绳”砍断。奇迹发生了，糕绳的一头如同橡皮筋一样圪揪回盆里，糕绳的另一头也如同橡皮筋一样圪揪到狗嘴；老羊倌到李家吃饭，李婶以炖猪肉素糕招待。席间李叔用硕大的铜匙给老羊倌铲糕，由于糕硬、铲重，铲起的糕块在惯性的作用下甩到窑顶又反弹下来，“扑通”一声跌落在木盆里。老羊倌用筷子夹起那块糕细细打量，其形状完好如初。

“软格溜溜的油糕，胡

麻油来炸……”婉转的歌声

似清水河的油炸糕，令游子

魂牵梦萦。

炊乡  
烟土

山水画卷 李海波 摄

